

《两地集》封面



# 批评者的良言 啄木鸟的春声

## ——读文学评论集《两地集》

朱仲祥

收到文学评论集《两地集》已有些时日，一直想为何世进先生的这本新书写点什么，但始终都难以动笔。一是自己才疏学浅，怕惹人笑话；二是“文学批评的批评”本就难写。今《三江都市报》“书香嘉州”栏目约稿，才终于动起笔来，写下这些读后感。

### 积极关注乐山文学创作

没有评论的创作犹如瞎子摸象，难免会多走弯路。大巴山作家何世进，客居嘉州古城久矣。他来往于达州和乐山之间，接触了两地很多的作家作品，也写作了不少相关的文学评论，特别是对于乐山的文学创作十分关注，对乐山的作家作品也积极匡扶，不少写作者都得到过他的亲身指点和文学评鉴，从中获益。现在何先生把写于达、乐两地的文学评论文章汇编成集，给自己这方面的写作做了个阶段性小结。

### 多为基层写作者的作品写评论

40万字的《两地集》，涉猎的对象以雁宁、姜明、王大华、徐杉等达州和乐山的作家作品为主，以周希孔、冯远征、李佳、何洪等基层写作者为对象的作品为主，以支持《沫水》《若溪文苑》《川东文学》等两地内部刊物文学评论园地的作品为主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先生并非像某些评论家一样唯名唯上，甚至刻意搭乘大红大紫大作家的高速列车，而是始终把文学批评的眼光锁定基层的普通作者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当然，何世进也密切关注那些当前引领风骚的作家作品，及时捕捉那些鼓噪一时的文学现象，写作了《传统与现代的奇妙交媾——试论冯骥才的小说艺术》等不少高屋建瓴的文学评论文章，发表于《文艺报》等省级以上专业媒体上，彰显了文学评论家的胆识和风范。

### 何先生的文学批评有三个立足点：理性客观、时代合拍、与人为善

从《两地集》中可以看出，何世进先生的文学批评有三个立足点：首先是具备深厚的文学创作理论功底，使得他在开展文学评论时能够站上理论的高度，准确把握批评的长短尺度，理性客观地展开评鉴，避免从经验出发，凭好恶说事；同时积极吸收当今前沿的文学创作观点，坚决摒弃陈腐落后的文学观念，努力让文学批评同时代合拍；其次是坚持从促进文学创作的目的出发，坚持与人为善的原则，而不是利用文学批评去拉拢一方打压另一方，这是避免文学评论陷入“口水战”的根本。特别是他对正在成长中的作者呵护有加，既浇水施肥又修枝除草，认真发现每一个作家创作的亮点，客观指出其作品的不足，帮助这些作者快速成长。再次是坚持先深读后评论，潜心阅读每一件评论作品或文章，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，避免了言不及义隔靴搔痒的现象，更反感那些对作家作品不甚了了、却自以为是在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所谓评论。

### 何先生的评论：视野宽、角度新

同时也是写作者的何先生，笔下的文学评论不拘泥于一种两种刻板的模式，善于从不同的层面、角度看作品，以不同的手法表达看法，正所谓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他评论的视野是宽泛的，或对某种文学现象展开评论，或对作家的创作风格进行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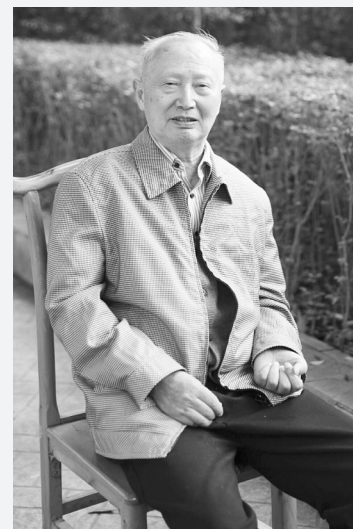
鉴，或对某件作品的得失进行剖析。他切入的角度是新颖的，比如《东西交媾的魔幻小说艺术》中，分别从魔幻文学发展、从道德伦理层面以及民族情感的深度等，对陈应松长篇小说《还魂记》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，同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：“太多的琐细描写与缺乏联系的意境，影响了小说的整体性及其审美效应”。他评论的形式是灵活多样的，展开批评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，大多数评论的文风也是认真严肃的，但也不乏灵活亲切如散文、随笔式的表述，在《雪域高原，发自内心的歌唱》《李佳散文的锦口秀心》等文章中，我们读到的是富有感染力的文字。

近年来的文学批评有些步履蹒跚，或媚于世俗，或流于肤浅，或沦落江湖，文学批评被不同程度地扭曲，失去其应有的存在价值。何世进先生《两地集》的问世，无疑为这一领域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，也为我们今后做好文学评论提供了样本。

《两地集》：何世进/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

### 作家简介

何世进，生于1939年6月14日，开江县人。1956年7月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（成都）。1978年春任高中语文教师。1983年夏离开教学岗位，调县文教局从事专业文学创作，至今笔耕不辍，发表各类文学作品800余篇，出版文学著作20余部，计700余万字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激情山水》《乡恋画屏》《芳草天涯》《多欲年华》等；长篇传记文学《吴宓的情感世界》《吴宓的后半生》《巴蜀奇才》《求索》等；长篇纪实文学《巴渠战洪图》《跨世纪之路》《家乡的银杏林》等；散文评论集《悠悠巴蜀情》《何世进文学作品选》《两地集》等。其中《吴宓的情感世界》于2008年9月1日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。长篇纪实文学《巴渠战洪图》获2005年时代新闻人物征文特等奖，评为十佳作家。2017年《春节寻根》获四川散文奖。



何世进近照